

十國春秋

〔清〕吳任臣撰

十國春秋

第二冊
卷三五至卷六六

中華書局

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五

前蜀一

高祖本紀上

高祖姓王，名建，字光圖，許州舞陽人也。爲人隆眉廣額，龍睛虎視，機畧拳勇，出於流輩。先世故爲餅師。建少年無賴，以屠牛、盜驢、販私鹽爲事，里人謂之「賊王八」。常葬父，發地數尺而瘞，棺輒躍出，有神人語之曰：「此天子地，汝小民何容卜葬！」建不聽，竟葬之，棺復躍出，如是者三，乃克葬。未幾，被罪繫許昌獄，吏縱之去，亡匿武當山。遇僧處洪，以相術奇建曰：「子骨法甚貴，盍從軍自求豹變。」建感其言，因隸軍於忠武。

久之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，從討王仙芝，有功。會建所乘馬死，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，私自異之。五國故事云：建爲忠武軍部將，討尚君長於山東，力戰馬斃，剖之得蛇於馬腹，由是自負。今從蜀
構杙。黃巢陷長安，唐僖宗走成都，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監軍楊復光討賊，巢敗走，

復光以其兵爲八都，都將將千人，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。通鑑云：楊復光瀝酒爲盟，分忠武軍八千人爲八都，遣牙將鹿晏宏、晉暉、王建、韓建、張造、李師泰、龐從等八人將之，復光帥之以擊朱溫，敗之，遂克鄧州。十國紀年曰：上云八都，而下止有七人姓名，其一人諸書不可見故也。

復光死，晏宏率八都兵西迎僖宗于蜀，所過剽畧。行至興元，逐節度使牛勗，一作牛勗。自稱留後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，時中和三年十二月也。明年，建與晉暉、韓建、張造、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，僖宗得之大喜，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。令孜養建等爲假子，賜與巨萬，拜諸衛將軍，號「隨駕五都」。冬十一月，唐遣禁兵討晏宏，晏宏棄興元，轉掠襄、鄧，還據許州，詔遂以爲忠武節度使。光啟元年，僖宗還長安，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。

會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，重榮召晉兵犯京師，僖宗復出奔鳳翔。二年春三月，移幸興元，以建爲清道斬斫使，負玉璽以從行。至當塗驛，李昌符等焚棧道，棧道幾斷，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，宿坂下。僖宗枕建膝寢，既覺，涕泣解御袍賜之，曰：「以其有淚痕也。」錫以金券。及至興元，命建遙領壁州刺史。故事，將帥無遙領州鎮者，實自建爲始云。

是時令孜以天子播越，由己致之，懼且得罪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，令孜同母弟也，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，薦樞密使楊復光代爲觀軍容使。頃之，復光斥令孜之黨，出建爲利州刺史。〔一〕蜀機作防禦使，今從通鑑。又五代史云建攻利州，刺史王珙棄城走。與此異。

三年，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，數數召建往。建不從，乃召集亡命及溪洞羣落，有衆八千人，沿嘉陵江而下，以襲閬州，逐其刺史楊茂實。五代史作執其刺史楊行遷，蜀機云攻陷閬州，殺楊行遷。今從通鑑。自稱防禦使。守亮寢不能制。牙將張虔裕說建曰：「公乘天子微弱，專據方州，若唐室復興，公無種矣。宜遣使奉表天子，仗大義以行師，事無不濟。」部將綦母諫亦說建養士愛民，以觀天下之變。建皆嘉納之。

會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與建相親，敬瑄恐其相暱也，謀于令孜，令孜曰：「王八，吾兒也，以一介召之，可置麾下。」乃折簡招建曰：「中原多故，惟三蜀可以偷安。陳公恢廓無疑，吾父子輔之，萬全必矣。」建聞命大喜，因至梓州，謂彥朗曰：「十軍阿父召我，我欲至成都見陳公，以求一鎮。」卽以其家屬託彥朗，選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、假子宗瑤、宗弼、宗侃、宗弁等馳之成都。

行至鹿頭關，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：「王建，虎也，奈何延之入室？」蜀機載李又曰：「建，今之姦雄，狼顧久矣，必不爲人下。若爲將校，亦非公之利。」今從通鑑。敬瑄悟，亟遣人止之，且增修守備。建大怒，破關而進，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，遂取漢州。彥朗聞之，出兵相助，列軍于學射山。敬瑄命偏將句惟立逆戰，建擊敗之於蠶北，又拔德陽。敬瑄遣使來讓，對曰：「十軍阿父召我，未及門而拒之，重爲顧公所疑，退無歸矣。」令孜登樓慰諭，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：

「今既無歸，且辭阿父作賊。」是時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，發兵助攻成都，三日不克而退，還屯漢州。敬瑄告難於朝，僖宗命中使和解之，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，皆不從。

文德元年春三月，建將兵攻彭州，敬瑄救之，乃解還，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，皆被其患。是月，昭宗卽位，建與敬瑄方相攻，貢賦中絕。建謂部將曰：「吾在軍中久，觀用兵者不依天子之重，則衆心易離。今不若疏敬瑄之罪，表請朝廷，命大臣爲帥而佐之，則功庶可成。」乃使周庠草表，請討敬瑄以贖罪，因求邛州，而彥朗亦表請赦建罪，移敬瑄他鎮，以靖兩川。昭宗新立，方憤藩鎮多跋扈，會得奏，夏六月，以韋昭度兼中書令、充西川節度使，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，蜀樞机云乃昭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，今從通鑑。敬瑄爲龍武統軍。敬瑄益治兵講武，治黃頭軍三都。

是時建軍新都，綿竹土豪何義陽、安仁、費思勲等所在擁兵自保，衆或萬人，少者千人；建遣假子宗瑤說之，稍稍率衆來附，給以資糧，建軍復振。秋七月，昭度至成都，備旌節于城下，敬瑄不受代。昭度謂之曰：「新使在此，何閉門爲？」敬瑄令左右訴城下曰：「有鐵券具在，寧可違先帝命乎？」費著《器物譜》曰：敬瑄券文，承旨樂朋龜作，其畧曰：「烹巨鼈者，鼎大於滄海；斬長鯨者，劍倚於青天。既立異勳，克膺殊寵。李晟免其十死，子儀成其九功。鎮以金鑰，賜其鐵券。」又田令孜券文畧曰：「人臣之績，古今莫儔，爵位不足以答元勳，竹帛不足以紀大節。式遵盛典，用表殊庸。宣賜駱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，仍恕十

行營招討使韋昭度營於唐橋，鑑戒錄云：「昭度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。建營於東閭門外，建事昭度甚謹。辛亥，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來降，建以有遷知州事。」

二月己未，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來降，建以元綽知州事。

夏四月乙丑，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，戰敗，欲以蜀州來附，敬瑄殺之，以徐公鉢代爲蜀州刺史。丙寅，嘉州刺史朱實舉州來降。丙子，犍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來降。

六月丁巳，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，己未，建擊斬之。辛酉，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，舉城來降。

秋八月，建退屯漢州。

九月，邛州食盡，刺史毛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：「吾不忍負田軍容，吏民何罪？爾可持吾頭歸建也。」壬戌，可知斬湘及二子來降。甲戌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，以張琳知留後。

冬十月，建引兵還成都，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，舉城來降。

二年春二月，唐以韋昭度討陳敬瑄三年不克，且聚諸道兵十餘萬，饋運不繼，議欲息兵。

三月乙亥，制復敬瑄官爵，〔十國紀年作二月乙巳，今從通鑑。〕令建與顧彥朗各帥衆歸鎮。是時敬瑄置徵督院，括富民財以供軍，逼以桎梏捶楚，民不聊生。又城中乏食，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，截筒徑寸半，深五分，每筒百餘錢。餓殍狼藉，死者相繼。軍民彊弱相陵，將吏斬之勿能禁，乃更爲斷腰邪劈酷法，而爲者不止，民多謀出降，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。至是建見罷兵制書，曰：「大功垂成，奈何棄之！」因密謀于幕僚周庠，庠力勸建請韋公還朝，獨取成都，克而有之，上策也。建遂表稱：「陳敬瑄、田令孜罪不可赦，願畢命以圖成功。」〔十國紀年載是年四月朝議以建不奉詔，而不能制，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。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，今不從。〕昭度無如之何，建乘間說昭度曰：「公以數萬之衆，困兩川之人，而師久無功，罪將安歸？且唐室多故，東方諸鎮迭相吞噬，兵接都畿，真腹心之疾也。相公當歸相天子，靜中原以固根本。敬瑄疥癬耳，責建可辦。此西蠻之國，不足以留公。」昭度遲疑未決。

庚子，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，〔錦里耆舊傳作駱別鶴，北夢瑣言作駱志，今從五代史。蜀機。〕蒼頭保祿於軍門，饑而食之。建入白曰：「軍士饑，須此爲食爾。」一云誣其盜軍糧。昭度大恐，遽留符節與建，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，即日東還。建送至新都，跪觴馬前，泣拜而別。

昭度方去，建卽以兵扼劍門，兩川由是阻絕。建還攻成都，環城烽壘亘五十里。有狗

屠王鵬者，請詐得罪亡入城中，見敬瑄、令孜，謬言建兵罷食盡，將遁去，已而鬻茶於市，又陰爲吏民稱建英武，軍勢彊盛。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，而衆心多危懼。

秋八月，建攻敬瑄甚急，顧謂牙將韓武曰：「城破，我與公遞爲節度使。」武等益力戰。敬瑄出兵輒敗。時威戎節度使楊晟數數饋以食，建乃分兵據新都、彭州道絕。辛丑，令孜登城呼建曰：「老夫與八哥相厚，何嫌而至此？」建曰：「軍容父子之恩，心何可忘！然兵討不受代者，天子命也。太師改圖，建復何求！」於是令孜夜入建軍，以節度觀察印牌授建，建泣謝，請爲父子如初。

壬寅，敬瑄開門出迎。癸卯，建入城，自稱西川留後，安撫軍人百姓，放敬瑄歸花林坊宅，令孜歸碧雞坊宅。已而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，以令孜爲監軍使，敬瑄隨陶之官。癸丑，分遣士卒就食諸州。敬瑄將佐有器幹者，建皆禮而用之。

九月，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，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。

冬十月癸未，唐遣少師薛廷珪命建爲檢校司徒、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、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。通鑑作西川節度使，今從五代史及蜀檣。甲申，廢永平軍。建既得西川，留心政事，容納直言，好施樂士，謙恭簡素，用人各盡其才。然多忌好殺，諸將有功名者，多因事誅之。

十二月，唐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，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。楊守亮令綿州刺史楊守厚。五代史作常厚，今從通鑑。囚道弼，以攻梓州。癸卯，彥暉求救于建。甲辰，建遣華洪、李簡、王宗侃、王宗弼討守厚。自彥朗死，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，及洪等行，密戒曰：「兵已破守厚，彥暉必出犒師，汝曹於行營報宴，挾與俱來，無煩吾再舉也。」宗侃破守厚七砦，守厚走歸綿州，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。彥暉已得節，具犒禮，諸將報宴。會宗弼以建謀洩之，彥暉辭疾不出，建計不得發，而圖彥暉之心愈益迫矣。

景福元年，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興兵來攻。

二月丁丑，晟出兵掠新繁、漢州之境，使其將呂蕘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。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蕘，斬之。辛丑，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、雅州刺史王宗侃、威信都指揮使華洪、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，晟逆戰而敗，宗裕等圍之。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，徑趨成都，營三學山。建亟召洪還。洪疾驅而至，後軍尚未集，以數百人夜去，昭營數里，多擊更鼓，昭以爲建軍大至，引兵宵遁。

三月，守亮假子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、子遷、子釗自渠州引兵救晟。子實等知守亮必敗，壬子，帥衆二萬來降。

是月，晟遣楊守貞、楊守忠、楊守厚書，使攻東川以解彭城之圍，守貞等從之。時神策

督將竇行實戍梓州，守厚密誘之爲內應，及守厚至涪城，行實事泄，顧彥暉斬之，守厚遂遁去。俄守貞、守忠軍至，無所歸，盤桓綿、劍間。建遣親校吉諫襲守厚，破之。癸亥，李簡邀守忠於鍾陽，斬獲三千餘人。

夏四月，簡又破守厚於銅鉾，斬獲三千餘人，降萬五千人，守忠、守厚皆走。

秋八月辛丑，李茂貞攻拔興元，楊復恭、楊守亮、楊守信、楊守貞、楊守忠、滿存奔閬州。

冬十二月壬午，建遣華洪擊守亮于閬州，破之。是歲，陳敬瑄同子陶自雅州罷歸，寓居新津，以一縣租賦贍焉。

二年春正月，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建有隙，李茂貞欲撫之，請唐更賜彥暉節，唐詔彥暉爲東川節度使。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。未幾，建軍敗東川、鳳翔之兵於利州，彥暉求和，請與茂貞絕。

二月甲戌，唐加建同平章事。建屢請殺陳敬瑄、田令孜，昭宗不許。

夏四月乙亥，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，殺之新津。又告令孜通鳳翔書，下獄死。蜀樞密云：敬瑄處雅州，以其子爲刺史。既行，建遣殺于三江。令孜仍監其軍，復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，餓死。錦里耆舊傳曰：景福元年春，有詔貶田令孜，授湖南監軍，陳敬瑄于雅州安置。王司徒慮其生變，謚令孜于府城，斬敬瑄于新津，具表疏其

惡。今從通鑑。

乾寧元年夏五月，建久攻彭城不下，城中人相食。錦里耆舊傳云：彭城內窘蹙，初年米每斗五千，第二年十千，三年糧盡，百姓遞相啗食。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。建用王先成言，築龍尾道，屬於女牆。丙子，建兵登城，楊晟猶帥衆力戰，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。錦里耆舊傳：五月庚申，楊晟自刎，城門開。今從通鑑。又錦里耆舊傳云：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，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，首尾三年。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，建欲使爲將，師建泣謝曰：「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，不忍復戴日月。」北夢瑣言：師建曰：某受楊司徒提拔，不敢惜死。乃殺之，禮葬而祭之。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，王茂權名曰宗訓。

秋七月，綿州刺史楊守厚卒，其將常再榮舉城來降。
二年春三月，建創徵雜稅，綾一疋一百文，絹一疋七十文，布一疋四十文，豬每頭一百文。

夏五月，三鎮舉兵犯闕。王行瑜、李茂貞、韓建也。

秋九月，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往援。甲戌，軍綿州。

冬十一月，雅州刺史王宗侃拔利州，執刺史李繼顥，斬之。

十二月甲申，鳳翔將閬州防禦使李繼雍、蓬州刺史費存、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來

奔。建起自利閬，親騎軍四百餘人，皆拳勇之士，執紫旗，各有名號，凡戰不利，輒麾紫旗以副之，莫不披靡。又中軍有隱語，劍曰奪命龍，刀曰小逡巡，槍曰肩二，斧曰鐵鯨糜，甲曰小斤使，弓曰潘尚書，弩曰百步王，箭曰飛郎，鼓曰聖牛兒，鑼曰響八，旂曰愁眉錦，鐵蒺藜曰冷尖。西川一軍，紀律精嚴，所向無敵。時楊晟既死，建復有事于東川，表言顧彥暉不發兵赴難，而掠奪輜重，且遣瀘州刺史馬敬儒以斷峽路，請興兵致討。戊子，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，斬其將羅璋，鹵獲數萬，遂拔楸林寨，進圍梓州。丙申，建攻東川，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，九國志曰：王宗弼掠地飛鳥，爲顧彥暉所獲。彥暉畜以爲子。戊戌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兵二千來降。

三年春正月，王宗夔攻拔龍州，殺其刺史田昉。

閏月丁亥，果州刺史張雄來降。

夏五月，昭宗命宦者袁易簡來梓州和解兩川，建雖奉詔還成都，然猶連兵未解。時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盡取濱江州縣，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歐陽五代史作黔南節度使王建肇，今從通鑑。棄黔中退保豐都，存復引兵拔渝、涪二州。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，存爲萬州刺史。武數攻豐都，建肇不能守，與存皆降于建。未幾，建更許存姓名曰王宗播。

秋八月癸丑，唐以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。

四年春二月戊午，建遣邛州刺史華洪、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，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，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。繼徽本姓楊，名崇本，李茂貞假子也。庚申，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，〔四〕將兵八千趣渝州；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，將兵七千趣瀘州。辛未，宗侃取渝州，降其刺史牟崇厚。癸酉，宗阮拔瀘州，斬其刺史馬敬儒，峽路始通。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，留偏將守劍門，王宗播擊擒之。

夏四月，唐以右諫議大夫李洵、判官韋莊爲兩川宣諭使，和解顧彥暉及建，詔建罷兵。

五月丙戌，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，自將兵五萬攻東川，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。

六月，李茂貞表：「建侵伐鄰封，連兵累歲。」甲寅，唐貶建 南州刺史。乙卯，以覃王 嗣周爲鳳翔節度使，一作鄭王。徙茂貞爲西川節度使。癸亥，建克梓州 南寨，執其將李繼寧。丙寅，宣諭使李洵等至梓州，己巳，見建於張把砦。建不奉詔，指執旗者曰：「戰士之情，不可奪也。」建與彥暉五十餘戰。

九月癸酉朔，遂圍梓州。是月，茂貞不受代，唐復以建爲西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冬十月壬子，知遂州 侯紹帥衆二萬，乙卯，知合州 王仁威帥衆千人，戊子，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，皆降於建。建攻梓州益急。初，彥暉假子瑤一作顧彥瑤，疑誤。顧城已危，謂諸

將吏曰：「事公當生死以之。」指其所佩寶鐵劍曰：「事急而有叛者，當齒此！」至是城將破，庚申，彥暉聚宗族、將吏及瑤共飲，遣王宗弼自歸于建，酒酣，命瑤殺己及同飲者，瑤然後自殺，城遂陷。錦里耆舊傳作九月平定東川，今從通鑑。建入梓州，城中兵尚七萬人，乃命王宗綰分兵狗昌、普等州，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，於是并有兩川之地。

十二月壬戌，建自梓州還。戊辰，至成都。是歲，南詔蒙隆舜爲其臣楊登所弑，子舜化立，遣使款黎州修好，唐欲報以詔書，建曰：「小彝不足辱詔，臣在西南，彼何敢犯塞！」從之。

五年春正月，唐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，充東川節度使。

夏五月，昭宗聞宗滌已爲東川留後，召崇望還，仍以宗滌爲留後。

秋八月甲子，唐改是年爲光化元年。己丑，王宗滌言東川封疆五千里，文移往來，動逾數月，請分遂、合、瀘、渝、昌五州別爲一鎮，建爲表請于朝。

冬十月丁巳，唐詔王宗滌爲東川節度使。是歲，江濱池魚死者無算，令以車運之郭外。

二年夏五月甲午，唐詔置武信軍於遂州，以遂、合等五州隸之。

六月，唐以王宗佶爲武信節度使，從建請也。

秋八月，建遣決雲軍使田師侃帥三指揮使收獲閬州，進克巴、蓬、璧三州。

三年春二月庚申，唐詔建私門立戟，加兼中書令。

三月，移師偏軍鎮渝州。

夏六月癸亥，唐加王宗滌同平章事。

秋七月甲寅，唐命建以西川節度使兼東川、武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。
是歲，賜爵瑯琊王。

光化四年春三月，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，王表族子馬步使宗裕爲留後。唐改封王爲西平王。

夏四月丁丑，唐改元天復。閏六月，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、普、合三州民作亂，王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、武信兵往討。未幾，龍臺鎮使王宗侃等擊滅之。

冬十一月，韓全誨等劫唐帝如鳳翔，東平王朱全忠引兵至鳳翔，問罪于岐王李茂貞，會全誨徵兵於我，而全忠亦來乞師，王外修好于全忠，罪狀茂貞，復陰遣人勸茂貞堅守，許以出兵爲援。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、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，將兵五萬，聲言迎駕，實襲山南諸州也。